

暖

冬です、
その後、

如果忘记 雪为期

柏茗 | 作品 VIA DOLOROSA

《暖》签约作家
以最治愈文字
闪亮青春文坛
出道三年来
柏茗最治愈的青春文字
让众读者潸然泪下

正如天空无法被替代那样
我找遍了整个世界，都没有一个人能够替代你
既然如此，那就不要再找了吧
我的你，就只要是回忆里的你就好了
就算天空不再是天空，这样的你还只是你

在你最孤独绝望的时候，是否有这样一个少年
不离不弃在你身旁

假如某一天，
一朵雪花爱上了太阳，
那将是一个悲剧的开场。

冬の月

Cinderella
WINTER

flower
VOICES 花年

少女漫画志

暖

公主
Princess

如果忘记 雪为期

VIA
DOLOROSA 柏茗 | 作品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如果忘记雪为期 / 柏茗著. — 北京: 光明日报出

版社, 2012.5

ISBN 978-7-5112-2300-5

I. ①如… II. ①柏…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62797 号

如果忘记雪为期

著 者: 柏 茗

出 版 人: 朱 庆

终 审 人: 孙献涛

责任编辑: 庄 宁

策 划: 诚客优品

封面设计: 80 零 · 小贾

责任校对: 张 翀

封面摄影: 暴暴蓝

责任印制: 曹 铮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 100062

电 话: 010-67078247 (咨询), 67078270 (发行), 67078235 (邮购)

传 真: 010-67078227, 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mail: gmcbs@gmw.cn zhuangning@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市洪范广住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字 数: 130 千字

印 张: 7.25

版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2-2300-5

定 价: 19.80 元

■ Contents

Intro-----	003
Chapter01-----	009
Chapter02-----	031
Chapter03-----	051
Chapter04-----	071
Chapter05-----	093

Chapter06-----	115
Chapter07-----	137
Chapter08-----	157
Chapter09-----	177
Chapter10-----	199
Afterword-----	217

Prologue | 序章

大雪拥裹了这座城市的一切。

纯净的或是不洁的，真实的或是虚假的，在这场大雪之下都找到了容身之所。

这个雪夜，与之前每一天，都没有什么不同。

与往后无数个漫长的夜晚相比，或许也不会有什么不同。

01

那年冬天的第一场雪，下了整整三天三夜。

没有人能够解释为什么那个冬天会那么冷，事实上，也很少有人会执著于这个问题。该生活的人还在继续生活，该忙碌的人还在继续忙碌。没有谁比谁更渺小，当然，在这座空旷而饱和的城市中，也没有谁比谁更重要。市中心的那个十字路口每日依旧人来人往，汽车鸣笛声在灰白色的寥廓苍穹中徘徊不去。到了第三天夜里，肆虐了几日的暴风雪终于柔和了些许。街灯倾洒下昏黄色的光芒，为这个寂静的雪夜添上了几分柔情的色彩。

街上的行人终于渐渐少了。肮脏泥泞的雪水重新被晶莹洁白的积雪覆盖，在灯下映着淡淡的亮光。

大雪拥裹了这座城市的一切。纯净的或是不洁的，真实的或是虚假的，在这场大雪之下都找到了容身之所。

这个雪夜，与之前每一天，都没有什么不同。与往后无数个漫长的夜晚相比，或许也不会有什么不同。

然而这个故事，就在这一天发生了。

人声渐歇的十字街口，冰冷坚硬的人行天桥下，一阵尖锐刺耳的紧急刹车声

划破了静谧的夜空。一道纤弱的身影被高高抛起，而后狠狠坠向地面。

殷红的血迹在皑皑白雪中蔓延，仿佛冰天雪地中开出的一朵绝美的花。

02

对于每天都会见证无数场生离死别的医院来说，这起事件并没有什么奇特。

手术室外，面容老实憨厚的中年男子愣愣看着红亮的手术灯，仿佛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他只是一个普通的货车司机，他的生活并不富裕，但至少也平静顺遂。可这平静的生活，在今天以后将彻底消失。

医生和护士来来往往、行色匆匆，没有人愿意多看他一眼。

洛东山紧紧闭上眼，将脸埋入满是老茧的大掌中，仿佛顿时苍老了十岁。

只听“叮”的一声，远处的电梯门缓缓打开。熟悉的脚步声由远及近，洛东山抬起头，望着一脸焦虑奔来的儿子，心口又是一阵钻心的痛。

“爸。”

洛阳的呼吸有些不稳。他的母亲早已去世，只有他和父亲相依为命，今天他原本正在家中准备晚餐，接到电话后连衣服都来不及换便一路赶来。少年两手冻得发红，额头上却满是汗珠。他顺了顺气息，对父亲露出一个安抚的笑容，“爸，你回去休息一会儿，这儿我来守着好吗？”

面容清秀的少年这个笑容和煦如冬日暖阳，给冰冷的医院带来几许暖意。路过的护士回头偷看了他一眼，蓦地脸一红，加紧脚步跑开了。

洛东山嘴唇颤抖着，许久，才道：“那我……回去做点吃的，你在这儿好好的，别让人家以为我们跑了，啊。”

洛阳叹了口气，拍了拍父亲有些佝偻的脊背，“安心，爸，我就在这儿，哪里都不会去的。”

目送着一步三回头的父亲身影消失在楼梯口，少年环顾手术室门外，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眉头微微皱起。他喊住值班的护士：“抱歉，请问，伤者家属呢？”

小护士脸红了红，在听完他的问题后脸上又浮现出些奇怪的神色。她哼了哼，口吻微讽，“电话早打了，是她女儿接的。也不知这家人是怎么想的，这儿人都进去两个小时了，连个影子都没来。”

洛阳怔了怔，若有所思。

跟对方道过谢，他在走廊边的塑料椅上坐下。医院里暖气开得很足，可不知为何，他还是觉得通体冰冷。

不知过了多久，也许，已经入了深夜，手术室外来往的人渐渐少了，但门上高悬的红灯始终没有暗下。

这是一个寂静而凝滞的空间。

洛阳摇了摇头，努力摆脱困意。这层楼已经陷入黑暗，只剩下走廊昏暗的顶灯给他提供着微弱的光明。

远远地，传来高跟鞋敲击地面的声音。“啪嗒，啪嗒”清脆且极富韵律感。

从冰冷的大理石地面传播而来，在笔直而空荡的走廊上空反复回荡。

洛阳抬起头，看着逐渐走近的身影。

女孩脊背笔直，有这个年纪的女孩子鲜少有的挺拔身姿，令人情不自禁地想象要是怎样的场景才能令她的脊背弯曲些许。暗红色的波浪卷发无声地告诉每一个人它的主人是怎样的桀骜不驯。而那张脸，妆容精致，表情淡漠，眼底仿佛空无一物。

她笔直地朝他走来。

洛阳一愣。

怎么会是……

她停在他面前，背着光，因此他看不清她的表情，只听到她说：

“我是陆雪野，伤者家属。”

语调毫无波澜，似乎不带丝毫感情。

03

那是陆雪野与洛阳的第一次正式见面。

我们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讲起。

Part one | 第一章

雪野，就是一望无际的冰雪的原野。

那里有恣肆呼啸的狂风，有孤独倔强的枯木，还有漫天飞舞的大雪。寒冷刺骨，直到心脏也被冻结。这片原野，穷尽一生也走不到尽头。可是终有一天，日光会拨开云层，倾洒向大地……

01

定安街的白天是从清晨五点开始的。

大雪初霁，穿街而过的北风冰冷刺骨。作为新台市最老的街区，位于城市边缘的定安街住房大都低矮破旧、年久失修，即使是在清晨，空气中也总是飘荡着一股徘徊不去的酸涩气味。安定街说是一条街，其实看上去比一条小巷还要狭窄。接二连三有住家打开门窗，或者是收起前一晚晾出的衣服，或者是泼出隔夜的刷锅水。十一月的天亮得很迟，明明已经能够看清道路，天空却还是灰蒙蒙的一片，将整条街都收拢入阴霾之中。睡眠惺忪的大婶挎起菜篮出门买菜，沿路与人唠着最新的菜价，不多久话题就转向家长里短、鸡毛蒜皮的八卦。一片死寂的定安街就在她的大嗓门中慢慢醒来。

定安街 65 号，就在这条街的正中央。

六点整，天仍未大亮，只听干涩的“吱呀”一声，漆皮剥裂的老式木门朝内打开。陆雪野拎着书包走出家门。

其实她早在定安街醒来之前就睁开了双眼。她的睡眠向来很少——四个小时，或者更短的时间，就已经足够。但她从不急着起床，往往是静静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直到闹钟提醒她新一天的正式到来。

这在长达十八年的生活中，已经成为一种习惯。

习惯是一种很可怕的力量。

再比如，她从不吃早餐。这常会成为她与母亲争执的焦点。陆凤琴坚持不懈地向她灌输早餐对身体健康的重要性，当然，这是对的，陆雪野也承认。但承认归承认，不吃却照样是不吃的——这个问题曾引发了无数次的争吵。因此，早晨踏进厨房，没有听到那熟悉的叨叨声时，她稍许有些不习惯地眯起了眼。

可是这样的生活，总有一天也会习惯的。

人是很奇怪的动物，总有着不愿改变的惯性，却又能够不断地适应改变。但若非如此，又怎么能够活下去呢。

陆雪野挠起手掌心呵了一口热气。

因为天生体温偏低，无论多冷的天气，她总是穿得很少。

“哟，雪野，上学去啦？”

对门吴婆婆买菜回来，老远就对她热情地招呼。

陆雪野脚步停了停，对对方微不可察地微微点了点头，没有多说什么，就继续向前走去了。

她冷淡的回应让吴婆婆的脸有些挂不住了，热情的笑脸立马变了色。

“陆家的姑娘真没礼貌！”

路过的杨婶闻声插嘴道：“我说吴婆婆啊，你跟她作什么气啊，这孩子向来不都是这样的吗。”

吴婆婆依然愤愤：“真不知道她妈是怎么教的！”

杨婶笑得暧昧：“一个跑了老公的女人，能怎么教……”她还没说完，下半句话就被吓得吞回了肚子里。

不知何时折回的陆雪野又走近了一步，轻扬唇角：“继续。”她眼底没有丝毫笑意。

杨婶手一抖，情不自禁地退了一步，“你……你……你怎么这样对长辈！”

低低呵了一声，陆雪野转身离开，北风远远送来她冰冷的声音：“我可是不记

得我家有你这种长辈。”

被她方才那冰冷的目光所震慑，杨婶腿一软，险些站立不住。直到那道孤傲身影消失在街口，她才稍许回过了神来。

“杨婶，吴婆婆，早。”

背后来一声温和有礼的问候。

杨婶回过头，方才还惨白的脸登时眉开眼笑起来，“是洛阳啊，早，早！”

少年望望街口，又低头看看面有异色的邻家大婶，不禁有些疑惑，“刚刚这儿是怎么回事？”

“没怎么，没怎么，你赶紧上学去吧，别迟到了。”杨婶一晒，急忙带过话题。

见对方如此，洛阳也不便再问，只好点点头，“那我先走了，杨婶吴婆婆再见。”

走远了，他隐隐听到背后传来感叹声：“还是洛家的儿子好啊。”

抬头望，寥廓无垠的苍穹仍是灰白一片。看不出是云层遮蔽了天空，还是天空原本就是那样的颜色。

没有阳光。

02

颐北高中纹饰奢华的金属大门进入陆雪野的视野之时，离早读铃打响还有三十秒。

校门口，戴着扎眼红袖章值勤的女生百无聊赖地数着高大梧桐树上所剩无几的黄叶，时不时左右张望一下，然后举起记录册挡住脸，偷偷打个小呵欠。

数完第四遍，她眼睛蓦地一亮，终于兴奋起来。

“雪野！加油加油！跑起来啊，跑起来！还有二十秒哦，你行你可以的！今天你不会迟到的！”

陆雪野脚步一滞。

但她没有因为迟到的威胁而加快自己的节奏，依旧维持着不紧不慢的步速。

当她站到对方面前时，早读铃刚好打响。

她尚未开口，对方倒先如释重负似的长长舒了一口气。

“还好还好，如果你又迟到我会很困扰的，老帮你放水我真有负罪感呐。”

“我说过，”陆雪野皱皱眉，“迟到就照记，不必帮我作假。”

师织眨眨眼，一把勾住她脖颈，笑得很无辜，“那怎么行，我们可是好朋友呀。”

陆雪野没接话。

师织不以为意，继续道：“好朋友是什么呢——好朋友就是，在关键时刻得豁得出去给对方放水的呀……”

“尽是歪理。”拨开对方努力勾过来的手臂，陆雪野面无表情地走进校门，“还有，我们不是好朋友。”

也没有再多作纠缠，师织顺着她的动作收回手，师织轻轻笑了声，“别害羞啦。”

“闭嘴。”

“雪野。”师织又开口叫住她。

陆雪野停下了脚步，却没有回头。

“今天，又是步行来的吗？”

“嗯。”她应得很坦率。

面对这样坦白的她，师织反倒不知该说什么才好了。她沉默了许久，才说：“明天出门的时候，多围条围巾，冷。”

令她诧异的是，这次陆雪野竟然没有默不作声地掉头就走。

“好。”她这么说。

从定安街到位于高级住宅区内的颐北高中，有一个小时左右的脚程，陆雪野

一直都是步行往返。至于不选择其它交通工具的原因，她也从来不掩饰——因为要花钱。

她家很穷。陆雪野从不忌讳这一点。

在三岁那年，她和双胞胎哥哥被查出不是父亲的孩子，因而父母离异。父亲留下了哥哥，并很快另娶了妻子，有了新的家庭。而她与母亲则被一道赶出家门。没有得到赡养费，也没有分到房子，再加上母亲声名尽毁，母女俩想要生存下来将面临怎样的困难可想而知。而比生存压力更让人痛苦的是旁人的窃窃私语。

于是，她自很小的时候起就学会了不再将这些放在眼里。

嘴是别人的，痛苦是自己的，她何必要让别人的嘴来增加自己的痛苦？

三年D班位于高三教学楼最偏僻的角落里。颐北高中作为新台市两大重点之一，采取以考试成绩为基准的分班方式，各班的编号便代表了其实力——也就是成绩水平。

这所学校就是一个等级分明的小社会。

三年D班门前高悬的金属铭牌上落了厚厚一层灰，因为从来没有谁会自愿爬得那么高去清扫。陆雪野迈步跨进教室门。早读课，三年D班和其他班一般人声鼎沸，只不过别班是琅琅读书声，而这里是打闹吵嚷罢了。作为出了名的放牛班，此等景致并不稀奇。虽时至高三，可仿佛连班主任都放弃了努力，到现在还没有现身。

“严老师呢？”一片嬉笑打闹声中忽有人问起班主任的去向。

回答的人漫不经心，“谁知道，不来才好。”

没有人跟她打招呼，陆雪野也习惯了这样的状况，她径自穿过教室，到最后方的位置拉开椅子坐下。

新台市的城河川泽河穿颐北高中而过，从陆雪野的座位望出去，刚好可以看到河水。冬季水位很低，两岸的秃石在凛凛寒风里尤显萧瑟。校园里种了很多常